

● 唐力行

主编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六期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 1897

唐力行 主编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六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 6 期 / 唐力行主编.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 - 7 - 100 - 10793 - 8

I. ①江… II. ①唐… III. ①社会发展—华东地区—文集
②华东地区—地方史—文集 IV. ①K29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668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六期

唐力行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0793 - 8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6 1/4

定价：55.00 元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编委会

主编 唐力行

副主编 钱 杭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强 王卫平 王国平 王国斌 王家范 王振忠
王瑷玲 井上徹 卞 利 包伟民 李伯重 李孝悌
朴元熇 朱小田 朱荫贵 白井佐知子 刘 祖
刘石吉 池子华 许纪霖 严耀中 苏智良 巫仁恕
吴建华 陈 江 陈忠平 邹逸麟 邱澎生 邵 雍
张海英 范金民 周育民 钱 杭 徐茂明 唐力行
陶水木 章 清 曹树基 萧功秦 常建华 滨岛敦俊
熊月之 熊秉真 樊树志 戴鞍钢

编辑部主任 徐茂明 副主任 洪煌 编辑 王健 申浩

主办 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上海市重点学科：
中国近现代史(S30404)

稿 约 启 事

一、《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办,2009年创刊,每年一期。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是区域社会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目前开辟有理论探索、学术评述、江南经济、江南文化、江南社会等栏目。本刊及时反映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欢迎广大史学工作者惠赐佳作。

二、本刊以发表高水平的中文研究成果为宗旨。欢迎有关理论的创新,尤其是本土化社会史理论的建立、新资料的挖掘(包括档案、碑刻、口碑、实物资料等)、社会史的新视野、历史评论等方面优秀的稿件。

三、来稿一般应在15000字以内;重大选题的稿件,字数不限。本刊采取匿名审稿制度,对所有投稿一般在收到稿件两个月内作出处理。一经刊发,奉寄稿酬。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36字)打印稿,并邮发电子版至本刊编辑部。

四、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严格禁止剽窃、抄袭行为。

五、文稿请务必参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规范),著录文章题名、姓名、工作单位、关键词、摘要、作者简介、注释、参考文献等项目。

地址:上海市桂林路100号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

邮编:200234

收件人:徐茂明 洪煜

电子信箱:xumaoming@263.net hongyul028@263.net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编委会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六期)

江南经济

- 1 王振忠
徽商·毛文龙·辽阳海神
——歙县芳坑茶商江氏先世经商地“平岛”之地望考辨
- 17 张海英
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的管理
——以刘河镇为个案
- 34 邢丙彦
清末松江西部的土地租佃优惠条件
——以上海档案馆藏近代松江土地租佃契约文书为中心

江南文化

- 45 樊树志
王守仁：从“伪学”到“从祀孔庙”
- 79 钱杭
读《瓯山金氏常州缸行街支谱》
- 90 王日根
明清徽州士商对扬州文化的影响
- 101 罗晓翔
19世纪前期南京的新兴士绅家族

- 123 吴建华
明代苏州兴盛的科举与人才
- 129 沈 潜
试论翁同龢的江南区域交往空间
——以 1872—1874 年在籍丁忧为视界
- 149 沈秋农
常熟“五四”时期的抗日歌谣
- 155 李 明
2011—2012 年“老苏州”过年家祭调查报告
——以江苏省苏州古城区徐、钱两家和木渎范家为点
- 198 赵 倩
血缘关系与技艺传承
——从“父女档”看女弹词职业的演变
- 江南社会**
- 205 戴鞍钢
洋货行销与近代江南城乡
- 217 邱仲麟
明代隆庆初年的选秀女讹言与社会恐慌
- 241 池子华
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劳动保护问题略论
- 262 [韩]朴元熇
15 世纪江南社会和朝鲜崔溥《漂海录》研究
- 266 [日]夏井春喜
民国前期苏州的田业会：与吴县田业银行、苏州电气厂的关系
- 282 [韩]俞莲实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生育节制思想的传播与中国知识界的反应

- 306 洪 煦
近代大众媒介与城市商业发展
——以上海为中心
- 学术前沿论坛
- 320 巫仁恕
明清消费文化史的再思考
- 336 [荷]田海(Barend J. ter Haar)
欧洲汉学家眼中的中国民间宗教
——以江南“无为教”为中心
- 学术评述
- 355 唐力行
江南新著序五则
- 367 钱 杠
“第七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前沿论坛”会议综述
- 370 陈 瑶
近二十年来《妇女杂志》(上海 1915—1931 年)研究述评
- 389 2013 年江南研究论著索引

江南经济

徽商·毛文龙·辽阳海神

——歙县芳坑茶商江氏先世经商地“平岛”之地望考辨

王振忠

内容提要:歙县芳坑茶商江氏是明代以来徽州的商业世家。本文根据新发现的《绵潭汪氏平阳家庙谱牒》抄本,结合朝鲜汉籍史料,指出:该家族先世经商地“平岛”,应即今朝鲜的椴岛,而不是此前学者所认为的系兰溪“平渡”之讹。此一研究,力图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勾勒 17 世纪东北亚政治格局中徽商的活动轨迹。透过对“平岛”地望之考证,晚明的交通路线、徽商活动、中外交流、民间信仰等诸多侧面,都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

关键词:平岛 歙县芳坑 徽商 毛文龙 辽阳海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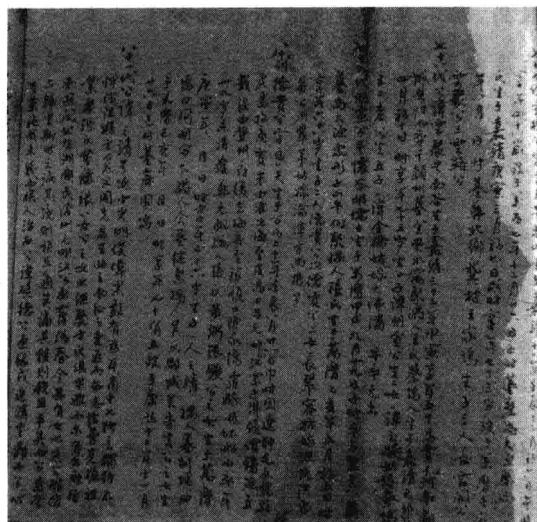
上个世纪 80 年代,在皖南新安江畔的歙县芳坑曾发现大批徽州茶商史料,因其规模的庞大以及内涵之丰富,受到历史学界的高度关注。迄今为止,利用这批资料所产生的比较系统的学术成果主要是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徽商研究》,该书收录了署名为江氏后裔江怡桐撰写的《歙县芳坑江氏茶商考略》一文。其中,对于芳坑江氏经商的历史,该书作者认为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后期。为此,书中引证了

《萧江氏家乘》中的一段记载，说江氏第二十四世祖江天稳（1578—1627年），“因贸易寄居平岛”。由于谱牒中的该段记载仅寥寥数字，“平岛”之地望遂无从可知。对此，作者推测说：“平岛或系平渡之误，平渡在今浙江兰溪县西北。明清徽人商于此者颇多。”^①

揆情度理，自徽州由新安江一水直下，很快就到了浙江的金、衢、严三府，明代以来，徽商在金华府兰溪县一带的活动极为频繁，这自然毫无问题。但说“平岛或系平渡之误”，对于此一判断，笔者一向持保留意见——这是因为在没有其他任何旁证的情况下擅改旧文献，实为史学研究之大忌。

2010年1月，笔者赴皖南歙县的绵潭一带考察，在当地村民汪卫东提供的《绵潭汪氏平阳家庙谱牒》抄本（复印件）中，读到了以下的一段史料：

八十代德贵公，字良夫，生于万历二十乙年壬辰八月廿一日申时。因辽帅毛文龙驻皮岛，招商贾米，由淮出海，至皮岛上，与毛帅江票，未得领价，稽延五载，后由登州府复去，海舟至旅顺口陈家湾，遭飓风坏船而卒，年卅九岁，未得获葬……



《绵潭汪氏平阳家庙谱牒》抄本书影

^①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第十章“徽商个案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6页，注①。

这位汪德贵的生歿年份在 1593—1631 年,与以上提到的江天稳差相同时。文中的“与毛帅江票”之具体含义不甚了了,不过,其中提及的“辽帅毛文龙驻皮岛,招商贾米”之类的记载却颇耐寻味。天启三年(1623 年),天都^①汪汝淳^②撰有《毛大将军海上情形》^③一文,其中提到:

……饷自朝鲜易主后,月助饷万石,天津岁三运,登、莱岁二运,合船三百艘,每船可运米四五百石,则通岁约共运米十余万,折色数万不等,所苦人日众,而衣甲器械不继,火药更不敷。……而登、津商货往来如织,货至彼,一从帅府挂号,平价咨鲜易粮,以充军实。公自给价还商,市参以归,此一转移,每岁不下数万矣。

此一记载,反映了驻扎皮岛的毛文龙招商贾米的具体情形。关于这一点,在同时代的朝鲜汉籍中也有记载,张维《溪谷集》中就有《登州军门移咨》:

为多发山东米商,送到皮岛等处,以便籴买,以济属国事。准户曹状启,天降大灾,旱魃为虐,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山川涤涤,田畴龟坼[坼?],大小二麦,既不登场,稻田有种而未苗者,有苗而未秧者,有秧而旋槁[槁?]者,其能秀而实者,百无一二。黍粱诸种,最称耐旱,亦皆立枯,豆菽晚艺,种不入土,以至

^① 据日本学者松浦章的调查:现存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一文计有三册,分别保存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和中国北京大学图书馆。(见氏撰《天启年间毛文龙占据海岛及其经济基础》,原刊《明代中国的历史位相:山根幸夫教授追悼纪念论丛》,汲古书院 2007 年版;后收入氏著《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0 页。)关于该书作者的籍贯,以往学界颇多误解。例如,朱诚如主编的《清史图典·清朝通史图录》第 1 册《太祖、太宗朝》(紫禁城出版社 2002 年版),误作“日本天都人汪汝淳”,想来是因为该书所引《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为日本藏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由庚堂梓”本),遂想当然而致此误。王兴亚撰写的《中国野史辞典》“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条亦将“天都”误释作“凤阳”。(大象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75 页)而王钟翰在《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跋》一文中,对“天都”作了详细的考证,但他认为,“天都”位于浙江杭县灵隐山飞来峰之南,可见汪汝淳为毛文龙的同乡(亦即杭州人),见氏著《清史余考》(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1—142 页),实误。

^② 关于汪汝淳的身份,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毛文龙的亲信幕僚,不过,乔治忠《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与中日两国的学者》一文认为,汪汝淳可能是支持毛文龙的大臣派去视察的下级官员,《毛大将军海上情形》即为视察后的书面报告。(参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 年第 2 期)对此,井玉贵在《历史上的毛文龙及其在时事小说中的反映——以颂毛小说问世背景之考察为中心》一文中,对此作了颇为有力的反驳。(《明清小说研究》2008 年第 3 期)胡金平则认为:汪汝淳系歙县人,他既非毛文龙之门客,亦非视察毛文龙的下级官吏,而是歙县寓杭的商人和下层儒生,撰写此文意在批评时政,倡导救国实功。(《晚明“汪汝淳”考》,《基督教文化学刊》第 23 辑,2010 年春)

^③ (明)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李尚英点校,载《清史研究通讯》1990 年第 2 期。

麻菜等物及木实草茎，凡可以充饥救荒者，皆不成熟。目今秋序已深，凄风戒候，烈日炽曝，绝无雨意，设令得雨，已无及于苏槁，诚数十百年所未有之大侵也。……山东素称饶富，红腐之粟，陈陈相因，往岁倭难，钦蒙神宗皇帝发百万之粟，资助军兴，以成再造。又为本国凶饥，许于中江开市粜米，今虽不敢援例，天朝独不思所以终其惠乎？合无具咨登抚，请多发米商，前来皮岛等处地方，平价粜卖，则国可转歉为稔，民可去死就生，而贸迁有无，各得所欲，委属便益，等因具启……^①

张维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朝鲜宣祖二十年），卒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朝鲜仁祖十六年）。这份“移咨”标明的时间为“戊辰”，即崇祯元年（1628年）。可见，输粮至皮岛，除了供给岛上军需外，皮岛还是朝鲜与中国贸易的中转站。张维的建议是：让中国的登州方面多派些“山东米商”前往皮岛，以便减轻朝鲜方面的压力。所谓山东米商，是指从山东出发的粮食商人，应当也包括徽州歙县绵潭汪德贵那样的米商。对此，雍正《山东通志》记载：

王道增，福山人，性任侠，明大义。当崇祯末年，凶荒荐臻，流移载道，道增树切时艰，留心拯济，尝罄所储蓄，代民完欠。又尝奉防抚军门令，运粮平島，行巨浪中，凡十四昼夜。归过古城屯，守将池凤高以千兵乏食，势将卷甲，道增许其贷，并为之趁期，即出家票五百石，比登舟，而海口水合刺，楫者难之，道增曰：吾已诺人，岂以风雪阻之？弃故道，冒险出成山口，若其不济，吾与若共此波尔。事竣，得无恙。^②

此后的乾隆《福山县志》卷十二记载：“天启中，邑人王道增济饷平島镇，按平島初设镇，运道未开，道增应防抚陶朗先命，乘巨舰盛载军需抵其处。归图所经岛屿纡近，献陶公，以示官商，遂为登島通运之始。”综合上述的两段记载，王道增也应归入“山东米商”之列，其人济饷平島镇一事当在天启年间。由此可见，平島（亦即皮島，詳下）等地的粮食供给一向极成问题，直到王道增绘图之后，登島通运才得以展开。《绵潭汪氏平阳家庙谱牒》中提及的“招商賈米”，显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实

^① 杜宏刚、邱瑞中等主编：《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1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354页。

^② 雍正《山东通志》卷二十八之三，第6820页。

记录。而《山东通志》提到的“家票”，与前引江氏族谱中的“江票”音近，但其确切内涵同样无从得知。不过，这都与粮食供应有关，应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除了粮食之外，皮岛还是中朝之间商业贸易的中枢。关于明末的中朝贸易，天启六年(1626年)的《论毛镇事情奏本》提及：

朝鲜国王臣姓某谨奏，为小邦情事，未蒙洞悉，恳乞圣明曲垂体谅，终始保全事。……毛镇当全辽沦没之后，孤军东渡，寄寓海上，招集辽民，辽民襁负而至者，前后数十万，……毛镇所统兵民男妇，无虑数十万口，其明责支给，固已不赀，即种种取资，动以懋迁为名，然其所用懋迁，皆难得之货，小邦谣俗所不须者，而藐尔之地，生谷有限，内以供本国之军饷，外以济毛兵之待哺，一人所耕，百人食之，设令积货如山，奈无粟何？^①

此一奏本是说自辽阳失陷之后，毛文龙驻扎在皮岛，招集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人数多达数十万。他通过与朝鲜的贸易，换取来自后者的粮食。不过，朝鲜方面却认为，己方的粮食并不充裕，也不需要那些通过贸易而来的奢侈品。这种贸易，当时称为“送货贸粮”，也就是毛文龙方面运去商品，换取朝鲜方面的粮食。关于“送货贸粮”，天启七年(1627年)，朝鲜黄海道观察使张绅在《毛都督前呈文》中指出：

……贵镇送货贸粮，系是前任时事，卑职都未省问，及准令牌，乃始查访颠末，检校文簿，然后稍得头绪。盖上年贵镇货价准折粮米，该数三千八百五十包零，内一百包则曾蠲免，已有票文。又一千二百十七包九斗三升，已经输纳受票。此外九百十四包十斗，曾将原货分俵民间，未及收取，因遭兵祸，其受货民人等，或被虏，或杀死殆尽，无处讨寻，唯一千六百十八包二斗三升，上年秋冬间，已收得载船，会值风高冻阻，未及打发……^②

此外，崇祯五年(1632年)的《黄都督回咨》中提及：“已令饷臣亟输三千米包，小济目前待哺之急，仍于登路未通之前，每月准直许贸二千石，待贵镇送船输去，以资军食。本国于是乎殆无余力矣。”^③可见，当时皮岛的供应，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① 张维：《溪谷集》，见杜宏刚、邱瑞中等主编：《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12册，第341—342页。

^② 同上书，第370页。

^③ 同上书，第366页。

一个方面是来自朝鲜，另一方面则由登州方面供应。与朝鲜方面的贸易，主要是以货易粮，但朝鲜方面的供给能力相当有限，而登州方面则因路途遥远，时常断饷。毛文龙统治下的皮岛，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不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歙县绵潭徽商汪德贵才前往皮岛从事粮食贸易。

占据皮岛的毛文龙，是中朝贸易的主角。关于毛文龙，康熙《仁和县志》卷十七记载：

毛文龙，字镇南，少落拓，不治家人生产，好大言，指陈战阵之事，对客不倦，豪纵自喜。年三十余入京师，又之辽左，屡以策干当事不售，东抚王化贞授以练兵游击。及辽左败，文龙以散卒一百七十人复镇江城，金、复、海、盖四州俱为震动，报至京，论者以为关外奇功第一。后以人寡少难守，复欲入关，饥民从者数千。适枢部遣兵三千，与之合，乃共谋曰：辽阳兵锐，势难骤复，不若择善地居之。众皆曰诺。文龙曰：山东至辽阳，舟行一千余里，其中有岛曰平岛，南可以通齐、鲁、京师，北可以至辽阳，徐为恢复之计，何如？众又曰诺。于是筑城架橹，列火炮，为守御计。事方定，有当军门而言曰：愿有谒。文龙进之，乃曰：平城与将，百姓不利，不如改称皮岛，皮坚毛附，可以久安。文龙曰诺。文龙用兵严，赏罚必信，士有功不惜重赏，居己廉，与士卒同饥饱，权要馈遗绝不至，朝议纷纭而起，经略袁崇焕妬其功，矫旨杀之。未数月，而京城受困矣。

传主毛文龙系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无赖，潦倒行伍二十余年，后于天启元年（1621年）为人引荐至辽东巡抚王化贞标下充当游击。辽阳失陷后，他从海道遁归，乘虚攻下鸭绿江边的镇江堡（九连城）。其后，镇江堡失守，他又率部撤至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椴岛）。此后，他以皮岛为根据地，招集流民，发展商业。上揭传记认为，平岛是“皮岛”之旧称，这与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的记载恰恰相反^①。

综上所述，毛文龙设镇的岛屿是在今天朝鲜的椴岛，当时也称为皮岛、平岛或棱岛。据说，毛文龙一度将之改称为云从岛（意思应当是“云从龙”，以彰显自己是该岛的主人）。汪汝淳在《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提及：“往二三乡人从海上归者，略

^① （明）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曰：“平岛，原名皮岛，公更名也。”

述彼中情形，极称将军将略，经营布置确有端绪，驾驭属国以诚以信，而其主裁在收辽人，以复辽土，故归之者如市。”以往，由于有的学者将汪汝淳误判为杭州人，故对“二三乡人”也误视作杭州人。其实，汪汝淳系歙县人，他所说的“乡人”，应主要是些徽州歙县人，甚至可能也就是像芳坑江天稳、绵潭汪德贵那样的徽商。可见，在毛文龙麾下，的确有一些徽商在皮岛（平岛）一带活动。

二

不过，在明末，“平岛”有两处：一处也就是现在朝鲜的椴岛（这已见上述），另一处则在今辽东半岛以南的长山列岛一带。后者在明末，成了朝鲜使臣经海路入贡的必经之地。天启元年（1621年），由于满清势力在辽东地区的兴起，陆路梗阻，明朝政府遂正式规定朝鲜贡道自朝鲜半岛西北部沿辽东半岛南端航海，由海路抵达山东半岛的登州，具体走法是由椴岛经车牛岛、鹿岛、石城岛、长山岛、广鹿岛、三山岛、平岛、皇城岛、鼋矶岛、庙岛到登州，然后经山东济南府前往北京，此即“登州路”^①。及至崇祯二年（1629年，朝鲜仁祖七年），明朝经略袁崇焕为了控制渤海湾的制海权，以对付毛文龙的割据势力，要求朝鲜变更朝贡路线，自平岛分路旅顺口、铁山嘴、羊岛、双岛、南汛口、北汛口、觉华岛至宁远卫，这被称为“觉华岛路”。这条航路也就是取道辽东半岛的南端，再往北横渡渤海前至宁远，接着从宁远开始改行陆路，经山海关前往北京^②。但无论是登州路还是觉华岛路，平岛（此“平岛”非改称“皮岛”的平岛）皆是必经之地。

崇祯三年（1630年）朝鲜使臣郑斗源入京，走的便是“登州路”。他在所著的《朝天记地图》中对沿途多所描摹：

.....

椴岛属平安道铁山府，都督毛文龙开营之地，西至车牛岛一百四十里水程也。

^① 《航海朝天图》（见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卷一百，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225页）所绘，便是反映“登州路”沿途之彩绘示意图。

^② 关于这一点，参见〔日〕松浦章著《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第一章“明末袁崇焕与朝鲜使者”，第95—104页。

车牛岛属平安道铁山府，辽民六七家居之，此我国地，盖之处西至小獐子岛一百四十里水程也。

小獐子岛属辽东，西至大獐子岛三百里水程也。

大獐子岛，属辽东无人之境，硬土水浅，泊船须避正南风，西至鹿岛二十里水程也。

鹿岛属辽东，辽民数百户居之，皆赋琐尾者也，镇将都司吕得宝也。其地有田数千亩，水溜泥澜，泊船须避北风，西至石城岛六百里水程也。

石城岛属辽东，辽民数百户居之，镇将未知何许人也，其地膏腴万顷，北有沙土，东有暗礁，泊船须避东北风，西至长山岛三百里水程也。

长山岛属辽东，辽民数百户居之，镇将游击刘承祖也，其地有田数千亩，两岸迴抱，可泊船，西至广鹿岛二百里水程也。

广鹿岛属辽东，辽民五六百户居之，镇将游击孙纯孙(?)，阁部所差者也。其地膏腴万顷，业有暗礁，泊船须避北风，西至三山岛三百八十里水程也。

三山岛属辽东，辽民数三户居之，可泊船，西至平岛一百五十里水程也。

平岛属辽东，辽民数十户居之，可泊船，西北至龙王堂十里水程也。

龙王堂属辽东，平岛在左，铁山嘴在右，距旅顺口二十里，辽民数家居之。臣闻于此下陆，则可从旱路到铁山地，故椴岛之逃兵得达于旅顺口者，皆由此路也。昼伏夜行，以避鞑子云。西南至皇城岛一千里水程也。

皇城岛属登州，有数三户居之，可泊船，华人称为千里海，其色深黑，或称黑海。西南至鼋矶岛一百里水程也。

鼋矶岛属登州，有数十户居之，可泊船，西南至庙岛一百里水程也。

庙岛属登州，一名沙门岛。宋时尝流放罪人于此，与鼋矶、牵牛、大竹、小竹四岛相联，苏轼之记曰：海市现灭，常在五岛之上，即此也。臣望见紫翠巉岩，出没波涛中，有天妃娘娘庙，故后人名之曰庙岛。娘娘，海神也。自汉武时敕封立庙，至皇明尤张大之。殿阁雄丽，金碧辉煌，显应非常，过者皆祭，北有丹崖，石色清澈，能照人形，故谓之石镜。南至登州，六十里水程也^①。

^① 《燕行录选集补遗》上册，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2008年，第119—133页。

以上诸条,是郑斗源《朝天记地图》中对“椴岛图”、“车牛岛图”、“小獐子岛图”、“大獐子岛图”等十数幅地图所作的图记。从中可见,椴岛、车牛岛属朝鲜,而其他各岛则属明朝。不过,登州路沿线各岛,无论是属于朝鲜还是属于明朝,都分布着一些辽东的民众。上述的一些岛屿,原先都是维持登州与皮岛(平岛、椴岛)海上运输线的重要补给站。在明末的朝天使者笔下,我们经常看到沿途穿梭不绝的来往商船。另外,其中的“庙岛”条提及天妃娘娘庙,虽然文中说“汉武时敕封立庙”,显然是朝鲜使者的误解,不过,天妃娘娘为“海神”,庙岛本身即因天妃娘娘庙而得名。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解读《辽阳海神传》之由来(详下)。

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五《朝鲜诗》曰:

邹平张尚书华东公刻朝鲜使臣金尚宪叔度《朝天录》一卷,诗多佳句,略载于此:“《晓发平島》云:三秋海岸初宾雁,五夜天文一客星。《初至登州》云:南商北客簇沙头,画鹢青帘几处舟,齐唱竹枝联袂过,满城明月似扬州。”

金尚宪于天启六年(1626年)被任命为圣节兼谢恩陈奏使前来中国,途经弥岛、椴岛、车牛岛、鹿岛、长山岛、广鹿岛、三山岛、平岛、铁山嘴和龙王堂,行经之处共计十岛^①。上揭的“南商北客”,显然也应包括徽商在内。明代以来,徽商的经营活动立足于乡党,明末休宁人金声曾说:歙县和休宁两县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② 歙县的绵潭和芳坑均位于新安江畔,两地相距水陆合计不过15里左右^③。而且,从《绵潭汪氏平阳家庙谱牒》来看,芳坑江氏与绵潭汪氏历世多有通婚。因此,芳坑江氏茶商先世之经商地平岛,应即汪氏受邀前往的皮岛。江天稳生于万历六年(1578年),卒于天启七年(1627年),其生活年代的后期,恰好与毛文龙割据皮岛的时间吻合,因此,他“因贸易寄居平岛”的地点,应当与毛文龙“招商贾米”之皮岛有关。另外,江天稳后人江起焕(1733—1776年),“及壮,遂有四方之

^① 金尚宪:《朝天录》,《燕行录全集》卷十三,第276页。

^② (明)金声撰:《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卷四《与歙令君(庚辰)》,明末邵鹏程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③ 据明末清初徽人西陵憺菴(汪淇)《天下路程图引》卷一“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从薛坑口到绵潭为10里路。另,从薛坑口到江氏茶商所在的坑口,大约为5里路。(见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0—361页。)